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十四

子入

仁12
474
20



傳
18
28

474
28

東坡書
學林書

份按亦以此稱疑當作亦以字稱

說統曰狷者有所不為。只了得一身的勾當。不知士君子任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為以建立於當世。故夫子合有道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各其為自

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為之宰亦以此稱而此書各其為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為自記之證三也○勿軒熊氏曰多記孔門出處言行內雜論春秋人物凡四章

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

論語大全

卷十四

憲問

一
適喜齋

無道以明恥。正欲廣憲。不為之志。以進於有為。○困勉錄曰。邦有道。穀不必到。有道而後可恥。即未逢有道。而可恥者。固在。不然。則沮溺一輩。可以免恥。抑不必到。苟祿而後可恥。即未嘗受祿。而可恥者。仍在。不然。則巢由一輩。可以免恥。

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雙峰饒氏曰。狷是有執守。介是

有分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

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

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朱子曰。穀之

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恥。

○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曰未

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為

士之至行者。僅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不足

深貴也。邦有道而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

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也。○原

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也。其為此問。固

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為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

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

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

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未為耳。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者而瀆告焉。豈所以進之於日新耶。○梅巖胡氏曰。論語中說有道無道。凡八出。泛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南容伯玉。武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武子之知。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欲志於穀而不能有為。不可也。○新安陳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同。但彼全是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有道。穀微不同耳。雲峰謂憲為夫子之宰。猶辭其所當得之粟。其恥於無道之穀。可知。然狷介者。自守常有餘。而見於事為常不足。故夫子猶告之。以有道穀之可恥也。○蒙引。但即夫子之答憲問。恥者求之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只消得一箇有守。一箇有為而已。然未有不自有守而能有為者也。故曰。人有不為也。

呂晚村曰。克伐怨欲皆心之害。非心之用也。其功夫未嘗不是。但不行二字有病。痛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然不行四者固未得為仁。而四者尚行。其為不仁可知也。若將原字橫派入絕情滅性一流。失之遠矣。然道不着原字其病猶小。竟認克伐怨欲為世情不可少事。而謂仁者必以用世通達為是不必屑屑於去累絕慾。乃病之大者矣。又曰。說者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

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吾不知是切實語。是鞭策語。不是鵬突語。不是截斷語。要之從不行處。合下掃去便是。又曰。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即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又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於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甚隱。伏於中。而天理反強制於外。伏於中者為主。制於外者為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

而後可以有為。故在原憲則難於有為。在眾人則難於有守。自當時原憲聞之。當以有為為重。自後世學者觀之。則當以有守為重。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去聲。勝伐自矜。怨忿

恨欲貪欲

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己之為。勝敵勝己是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伎

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已而生也。○雙峰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忿恨。附

蒙引。怨忿恨。輔氏註云。忿見於外。恨藏於中者。非也。忿字從心。且懲忿及一朝之忿。豈皆是見於外者邪。○存疑。怨忿恨。忿急。恨緩。忿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即忿之留也。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

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朱子曰。怨

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箇甚麼。要矜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冰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過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畱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

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
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曰言
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
不行爲爲仁之道盡是哉聖
人不許不行爲仁止爭淨盡
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安
勉之分已是流行上事非淨
盡上事也談認不行是勉強
工夫粗甚矣○困勉錄曰克
伐怨欲此不得視聽言動視
聽言動乃不可全去者須知
此章是以制私言不以過情
言又曰徐玄扈云若其不行
出於自然便是仁若出於勉
然便未仁按此不在自然勉
然上分克已何嘗不勉然但
所以爲勉者不同耳王元美
云可以爲難雖是許之之詞
然克已只直截而易制私則
禁伏而難正在難處未得爲

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
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
得。爲。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
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爲。仁。○。南。軒。張。氏。曰。克。伐。怨。欲
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
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
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慶。源。輔。氏。曰。憲。兩。問。
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
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
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
程子曰人無克伐怨
欲四者便是仁也只
爲原憲著二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
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啓發
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子門弟子貢者便能曉
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

仁。李。見。羅。云。自。其。著。力。處。固
叫。做。難。而。自。其。喫。力。處。亦。叫
做。難。由。前。之。難。其。所。著。力。處
卽。是。其。得。力。處。由。後。之。難。其
所。喫。力。處。卽。是。其。受。病。處。故
曰。仁。則。吾。不。知。也。微。矣。微。矣。
按。翼。註。亦。主。此。然。蒙。引。存。疑
淺。說。都。不。主。喫。力。講。蓋。以。不
行。對。縱。欲。者。言。則。不。行。爲。難
以。不。行。對。克。已。言。則。不。行。又
不。足。爲。難。正。意。似。如。此。又。曰
袁。七。澤。云。不。行。不。是。只。不。行
於。外。而。中。心。猶。有。潛。伏。在。他
不。行。處。亦。是。除。欲。不。留。根。然
所。以。不。得。爲。仁。者。只。是。欠。頭
腦。只。見。此。四。者。爲。心。之。累。苦
苦。在。四。者。上。剗。落。不。知。以。念
滅。念。念。起。卽。差。正。所。謂。二。乘
盡。除。之。道。也。曷。自。友。曰。是。誰
克。伐。是。誰。怨。欲。則。克。伐。怨

便。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
不。能。也。○。若。無。克。伐。怨。欲。固。爲。仁。由。已。唯。顏。子。而。上
能。之。○。朱。子。曰。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
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
失。問。○。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
曰。他。直。是。有。力。看。他。孤。潔。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
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
憲。去。爲。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
求。做。原。憲。許。多。孤。介。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爲。也
而。後。可。以。有。爲。原。憲。卻。似。只。要。不。爲。卻。不。理。會。有。爲
一。節。○。慶。源。輔。氏。曰。憲。之。所。以。僅。能。其。難。固。以。其。狷
介。有。守。而。至。於。不。能。復。有。所。問。則。亦。以。狷。介。之。守。疇
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
已。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上。聲。已。私。以。復。乎。禮。則
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

欲了不可得。欲更教誰不行耶。按此論說。叢亦有之。其意是欲提良知作主。謂良知常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然不知此只說得存心工夫。聖門固有存心工夫。亦自有克己工夫也。○續困勉錄曰。私雖去而未必全乎理。猶未可爲仁。况不行則并私亦未嘗去也。又曰。按考亭淵源錄。陳才卿問私意竊發。隨即鉅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按用克己工夫。尚憂其復發。况制而不行。如憲所云耶。

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所禁反漏矣。朱子曰。克已如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獫狁。至於太原。但逐出境而已。○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那欲爲之心。未嘗忘也。○雙峰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雲峰胡氏曰。克伐怨欲皆生。

下文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爲難。而未足以爲仁也。緊相呼應。大全不知已字之爲助語詞。乃妄於其上添一由字。真可怪矣。

於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怨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爲仁。憲之力制其欲者。可以爲難。附或問二章之說。程子以爲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敢問使憲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芽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鬪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蹙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語錄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閑時自謂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閑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剷除去。莫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剷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剷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剷去之。才發便剷。自到熟處。○克

份按朱子謂克伐怨欲不行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又謂如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夫逐之出境與窩藏在家二說自當有辨愚以所謂容其潛藏隱伏胸中之語求之似窩藏之說為切又按朱子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克已復禮這是殺賊工夫愚以其說合之此章蓋克復者殺賊而不使之復留者也敬怨者防賊而不使之來者也克伐怨欲不行者藏賊而不使之出而作惡者也此三者之別也

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常忘也克已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已與克伐怨欲不行曰克已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教莫出然這病根在這裏譬如捉賊克已便是開門趕出去索性與他打殺了便是一頭事了不行是閉了門藏在裏面教它且不得出來作過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胡氏曰居以爲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斷其

不足以爲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爲意所便安處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尙足以爲

士哉○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爲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新安陳氏曰君子者當安而能遷私意戀著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當爲必不能徙矣附或問張子懷居之說曰有爲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爲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有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言則亦謂夫有爲而重遷者爾張子蓋推言之也○蒙引士而懷居則不求義之安而惟徇情之安矣何足爲士不必又推一重言趨利背義將無不爲方爲不足爲士○懷居亦懷土也但自小人言之則爲溺於所處之安自君子言之則只是意所便安處有不能斷然舍去之意○此章蓋爲當時士者周行列國或於其國義不當留乃有所顧戀而不能便去之意所謂繫遁者也故爲此言夫於所居而有所顧戀則凡聲色耳目之欲皆在其中矣而或者乃以意所便安處爲泛言不

困勉錄曰姚承菴云危言危行非是意氣用事只是當言當行的無所顧忌人見以為危君子亦以循其常耳言孫只是孫於理而不直遂此正善行其危處按此須知是餘意又曰副墨云君子立身持世止有一危意若曰君子處有道固言與行而俱危即無道之世行亦危而不變特言語之間孫以出之耳真是中

指居處者亦非也。但以專懷宮室則不是。○存疑。凡意所便安所在皆謂之居。宮室居也。廩祿足以給衣食。車馬足以代勞。僕從足以給使令。亦居也。士而懷居則沒於利而不見義。蔽於欲而不見理。何足以爲士。按蒙引曰。此謂當時士者周行列國。或於其國義不當留。乃有所顧戀而不能便去之意。所謂係遜者也。故爲此言。愚謂若夫子之不脫冕而行。明日遂行。真不懷居者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諛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朱子曰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

流一砥。按副墨此說。卽所謂善行其危者也。余前以爲是餘意。今看來卽作正意亦好。

呂晚村曰。爲學與觀人二義。並括。爲學畢竟是急。又曰。曰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真德仁。可知。曰不必有。則言勇亦非定無德仁。可知其理本自明白。却被講作用者。要周旋言勇。反將德仁看。似或亦不必有言勇者。則謬甚矣。○莊忠甫曰。人欲言其迷言其所

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雙峰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蒙引危行言孫。指在下位之士言。若居其位者。自不容於言孫。只宜去其位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八字出樂記能言者或便。平聲

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

疑誠為難耳。有德者言其中之所自得。如食人之說飽。衣人之說暖。豈有不能者哉。雖然。迷者疑者固不能言矣。亦有行不逮而知及之者。彼即不能言其所得。亦能言其所明。是二言者相去固無幾也。此言之不可以信德也。夫人惟有堅忍果斷之力。然後能制私欲而成其仁。豈有不勇而能仁者。然世亦有堅忍果斷之力。用之以成就其私意。如尾生之信。直躬之直。陳仲子之廉。此其勇皆有過人者。故勇者不必有仁。當知有言者之言。亦言其德。非便佞之言也。有勇者之勇。亦勇於義。非鬪狠之勇也。○困勉錄曰。註便佞口給及血氣之強。要看得好。不本於躬行底。即是

之強而已。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尹氏曰。有

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志能

帥。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峰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

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蒙引此

得以兼彼。彼不得以兼此。夫子發此欲修身者知所重。欲觀入者知所尚也。○天下之義理。皆和順有德者。是得乎義理者也。故曰和順積中。○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二句出禮記。言和順之德。積諸其心。而和順之英華。自達於外。必能言也。孔門所謂能言大抵皆就和順。英華上說。如誦詩三百章云。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諭。不學詩無以言。則曰心氣和平。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者。無不是自和順中來。亦可見聖言之不可易矣。○圈內註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二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

便佞口給。不出於無私底。便是血氣之強。故無論言之強辨者。為便佞。即言得合理。亦是便佞。無論勇之過當者。為血氣。即當勇而勇者。亦是血氣。○份按困勉錄云。若明道所謂造道之言。如顏子之言。孔子孟子之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有德之言。亦可謂之便佞口給乎。曰若充類至義之盡。亦不能不如此說。愚謂造道之言。亦當在有德者。必有言之中。蓋顏子與聖人。所差只毫髮間。孟子學已到聖處。則其言聖人之事。是亦有德者之必有言而已矣。今困勉錄乃欲劃在便佞口給中。殊足駭人。

四書鏡曰。君子二句。依註一直說。惟尚德所以為君子也。

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存疑據於德。依於仁。曰德。曰仁。亦如此分。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奭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去聲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土角。又殺羿而代之。梟春秋傳作澆。五五。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去聲。夏后相所誅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

之子。

○呂晚村曰釋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層人。以果報之說網羅低一層人。若此節書看得不好。則二病俱有。羿稷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若講得銖計寸量。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這意思熟。落則舉善念便是惡。善根絕也。於是聰明人即從此中翻出一種意思來。悉舉善惡禍福之說。而歸之於無有。莊子所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人事可不脩矣。若不答。適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便差入那裏去。也須實發出行法。俟命之意。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之後。至程朱始發明之。今人不聞此等議論。久矣。安

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用寒泥以為相。泥行媚於內。官人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虞樂也。樹之詐。應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靡奔有鬲氏。靡夏之臣。泥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戲。恃其讒。愚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遺民。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后杼滅豷。后杼少康子。有窮遂亡。○新安陳氏曰。羿稷皆篡賊而殺。誅異辭者。羿當誅。然非泥所得誅也。故云殺。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羿稷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

聖人心之反經耶。又曰。躬稼言其德業。非言其窮約也。○困勉錄曰。不答時解。有以福等禍淫之理。不可知說者。不知福善禍淫。聖賢原只上理言。不必主事言。何不可知之。有只依註為是。須知此節。只重尚德意。不重不答意。又有謂其理固然。不必答者。亦未是。○份按。夫子不答之故。語類有一條問語云。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亦有惡如羿稷。而得其死者。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蓋此即所謂福善禍淫之理。不可知也。語類又有一條云。聖人不答。也是無可說。蓋把他做不好。又說得是。把做好。又無可說。得不答而已。此亦其理。

而贊美之。問夫子不答。南宮适。朱子曰。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為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閱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葉氏少蘊曰。是時田恆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執非欲為羿與稷者。○雙峯饒氏曰。此章意味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稷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子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以其以禹稷比已。已難答。又以羿

固然不必答之意也。語類又有謂適意善言拙擬人非其倫。正如神尼賢於盜匪。夫子不答。緣問得駭。此三說皆不若不敢承當之說為穩。晚村主福善禍淫未必然之說。然其論却精。

四書釋地曰。金仁山前編晉魏絳曰。昔有夏方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註云。鉏在今澶州衛南縣。即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左氏后羿本國是也。又云窮石不知所在。闕疑最是。蓋時夏都安邑。鉏去夏都僅千里。計窮石又近於安邑。方能因夏民以代夏政。若如朱子註。騷經夕歸次於窮石。今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則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

北天一隅。縱恃其射。豈能及夏。朱子蓋見王逸引淮南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遂傳會此窮石為后羿所遷。不知當別有窮石為國名者。但不可考。論語集註。有窮之君與孔安國註同。只渾淪言之得之矣。翼註曰。此不仁與仁字俱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佐案曰。使小人乍見入井。亦必有怵惕之心。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真未有一息之仁也。○困勉錄曰。小人不仁。不必說到假仁。即使真心發見。亦隨見隨滅。故曰。未有此甚言入之不可流。入於小人一流。入於小人。遂有江河不反之勢。通章總見

寡比三家。愈難答。所以不答。迺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歎美之。○新安陳氏曰。君子尚德。小人尚力。迺戒羿。寡尊禹。稷是尚德。不尚力也。故許以君子。○附存疑。以羿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已難於答。以禹稷比孔子。尤難於答。不答須兼此二意。○君子以人言尚德。以心言。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兩點白處。卻當不得那白也。○潛室陳氏曰。君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爾。蓋千百之

一二。若小人本心既喪。天理已自無。有何得更有仁在。已自頑痺如鐵石。亦無醒覺之理。甚言小人之不仁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存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決不勝其虺蛇之毒。此章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雙峯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一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或少有所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吳氏曰。天婉辭。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雖有天理。滅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通考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附存疑。無私心而合天理。方得謂仁。小人立心制行。專在於私。那得有如此時。縱有一點明處。亦天理未喪。偶然發見。其本心則非也。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有不仁之時。小人無能仁之理。總以見仁之難。盡也。

從仁而至不仁易。從不仁而至仁難。其做人意最為深切。又曰：存疑解仁字。兼立心制行極完。然其末句曰：其本心則非也。若改爲隨見隨滅。尤明。

呂晚村曰：人不患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爲愛。不誨爲忠。不知壞却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總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份按晚村所謂不學無術。誤認不勞爲愛。不誨爲忠。乃從蘇氏所謂愛而知勞。忠而知誨。二知字生出。其論最精。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東漢楊彪傳：彪子修爲操所殺。操見彪問

日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讀作密低。先見忠而

之明。猶懷老牛舐神旨。反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勿誨婦寺。音詩大雅瞻仰篇。匪教匪誨。時惟

致亂之詩。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

之則其爲忠也大矣。慶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

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爲而爲者也。觀慈父

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

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爲愛。誨之爲忠。故

又言以明之。○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

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之語

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

○味二箇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爲草

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

議也。行人掌使去聲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

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

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

呂晚村曰：當時如齊之晏子。魯之臧孫。衛之文子。晉之士句呂相等。以辭令聞。然皆一時一事之得失。鄭則惟賴此以立國。存亡係之。與他國之命異。故夫子特表之。泛作王帛兵戎重辭命套頭。不着痛痒矣。○困勉錄曰：討則以事勝。論則以理勝。脩則片言扼要。飾則累辨不窮。四書釋地又續白。憶王源崑。繩讀左傳。來問鄭有七穆。謂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

氏印氏也。又有羽氏。雖穆公
子以非卿故不在七穆之列。
行人子羽為公孫揮。他若公
孫輒。公孫薑。公孫舍之。見襄
九年傳。皆穆公之孫。故稱
公孫。然則子羽亦當為某公
之孫。不可考乎。余曰。杜元凱
以公孫揮為雜人。見世族譜。
因笑公孫揮辨於四國大夫
之族姓。而不能俾已之族姓
流傳於後。亦一異。

之為辭命必更平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

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

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

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

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

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貌美才秀公

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

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命禪謀能謀謀

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

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

為辭命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

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

敗事北宮文子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朱子曰春秋之

所謂有禮也辭命猶是說義

理到戰國遊說則只說利害而已洪氏曰鄭國能

慎重其辭命而信任於賢者如此為天下者辭命宜

益重也而反輕之討論潤色宜益眾也而獨任於一

官可哉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不有其已也故

世叔討論而禪謀不以為歉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

為羞後世為命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

南軒張氏曰鄭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

辭命之善則以夫眾賢之力耳聖人稱之以見為命

猶當假眾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

葉氏少蘊曰子產獻入陳之捷於晉晉人問入陳之

罪子產對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以為辭順而受

之子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辭命

呂晚村曰。不是惠之道理。必須嚴猛為用。子產之惠。却必須嚴猛做成。此意發揮得徹。便是不可移易處。

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獻襄公凡五十年。閒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哉。存疑草創。是起豪規。模閒架。都是此時立。討論是搜尋典故。講論義理。看合與否。討論則典故已合。義理都當了。然詞語恐未停當。或有處太煩。或有處太簡。又從而脩飾之。脩是去其太煩。飾是添其太簡。脩飾則煩簡得宜。詞語都停當了。文采或未可觀也。又從而潤色之。潤色是加以文采。只是易其句讀。更其字面。化其陳而使之新。易其俚而使之雅。更其粗而使之細。如是則文采可觀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

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

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

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音丸蒲澤名也。於澤中劫人。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朱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爾。所以為惠人。○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雲峯胡氏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之一事而言。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

大夫也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子曰太子壬弱王

昭王也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謂秦不可瀆也瀆

慢也王有適嗣不可辭也敗親速讐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召讐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名賂吾以天

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

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都於媯音若地名也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

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此見其不知人不能為國進大才耳

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

子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入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

管仲也未盡得人道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厚齋馮氏曰駢邑

也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

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雲峯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

口書於版圖者凡三百也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荀子仲尼篇齊

困勉錄曰。聖人論人。大抵才德俱全者上也。才不勝德者其次也。德不勝才者又其次也。才與德兩無取焉。斯為下矣。此章關紐如此。

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距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雙峯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抑之。○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新安陳氏曰。槩。平斗斛之物。謂二人平等。皆未有聞於聖學也。慶源輔氏曰。管仲德不勝才。子產才不勝德。皆以資質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以為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循序而漸進。成己以

成物。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大學規模。乃為王佐才。而伊呂周召其人也。○雙峯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卻正當過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論人有不同者。同一子產也。舉其重而言曰。惠人數其事而稱之曰。養民也。惠即其乘與濟人之事而言之曰。惠而不知為政。同一伯夷也。孔子以統體言而曰。賢。孟子以偏言而曰。聖。同一夷惠也。以一事言之曰。聖人百世之師。以一德名之曰。聖之清。聖之和。以一偏之弊言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去聲。

處上聲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朱子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著。自有

摘訓曰。觀註中人之常情。則難易而就人情說。却從事勢上來。不可把事勢人情平看。○說叢曰。此夫子就人情事勢而推其難易。若此。若有道者。不知有貧富之異。則無怨無驕一也。此又當別論。○份

按易字須善看。蓋無怨無驕本皆人情所難然以處貧較之處富則無怨更難於無驕以處富較之處貧則無驕差易於無怨若說得富而無驕太容易復非本旨

飯喫。但若知義理稍能守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敬夫說亦佳。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外耳。又烏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為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怍而真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入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問貧而無怨即貧而樂否。雙峯饒氏曰能安於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脩者不能及此。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困勉錄曰薛方山云此章分明譏魯失官入之道據真註亦有諷公綽任職不稱之意當兼用為是。又曰高中云云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人各有能者不能公綽正廉靜而短於才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尚優况小於趙魏者乎若使他做大夫即滕薛且不可况大於滕薛者乎以其優於家老也而即使之為大夫則必至於廢事以其不可為大夫也而亦不使為家老則必至於廢人諷魯之意隱然可想。按此章老大夫字是實字趙魏滕薛俱活看中玄得之註中大家勢重并國小政繁只是順文解釋非指定趙魏滕薛也亦要活看便無病蒙引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陳氏曰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靜則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為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己則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雙峯饒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

謂魯也是國小政繁者與滕薛一樣着更無分別則呆矣又曰廉靜自廉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廉靜便是短於才也世之所謂短於才者只是損廉靜耳所謂才者只是指不靜不廉耳可嘆

四書釋地曰下今泗水縣子路卽其邑人

為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王綱大陵小強○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新安陳氏曰用違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其所短是之謂枉則為棄人矣此君子

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軒張氏

曰用人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人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下沒反莊子魯下邑

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

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

使德成於內而文見形旬反乎外則材全德備渾上聲然

不見一善成名之迹兼四子之長而然中正和樂音洛粹然無

復扶又反偏倚駁雜之蔽新安陳氏曰節以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樂而

無駁雜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

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音御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

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新安陳氏曰此就亦字上推夫子言外之意○問四子之

事朱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章外他無所見下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

份按始能取四子之所長以下乃另是一條其原文云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備撰素子唯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云云愚謂朱子歸重文之禮樂句玩此方知此節主腦乃將此要緊語刪去而與他條并爲一條吾不知其何說也

份按困勉錄云註才全德備二句承四子之長來中正和樂二句承文之以禮樂來大全自明蒙引謂才全德備四句俱承文之以禮樂來恐未是愚觀朱子謂文之以禮樂句最重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所長而去其所短然則苟非文之功則其於四者且未能集長去短而又安得云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乎可見才全德備二句自跟文之以禮樂來也雲峯謂四子皆有一善成名之迹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未見其渾然粹然正同蒙引之說則四句之俱頂文之句無疑且困勉錄謂德成於內句是以知廉勇藝之出於禮樂者說夫才全德備四

魯莊子赴闕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常稱之矣○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爲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爲亦可

以爲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於此逐項說矣○洪氏以爲特以四子爲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爲言卞莊子蓋以況子路爾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子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以爲成人矣○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辟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中正和樂渾然粹然而至於成人矣○雙峯饒氏曰文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底四件都是質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禮則凡事

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雲峯胡氏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仲之知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於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爲滕薛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孝冉有爲季氏聚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然粹然也○蒙引四者只是才德必文之以禮樂方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不然雖兼四子之長人猶見是知是廉是勇是藝到文之以禮樂則無知名無勇功而廉與藝皆不見痕迹矣○知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說上盡好去爲有下文文之以禮樂在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猶在文之以禮樂句內則才全德備四句却只自文之以禮樂說合亦可以爲成人○存疑四子之知廉勇藝未必得中皆有過不及處故須節之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是箇得中底物節之以禮者損其過益其不及使智廉勇藝皆歸於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失也節之以禮則四者皆歸於中道矣然猶或出於勉強矯揉未至於從容和

句緊接德成於內二句。德成於內尚自文之句生來。况才全德備二句乎。
份按註才全德備。雲降胡氏以不欲為德。知勇藝為才。蒙引又謂廉勇為德。知藝為才。困勉錄則謂知廉勇俱是德。藝是才。觀下節註才智禮樂有所未備二句。蓋思義是廉授命是勇。皆所謂德也。其所謂才知者指知藝而言。註中分明以才字代藝字。此三說似皆有理。○又按分言則有德與才之別。合言則四者俱是德。故本註以德成於內統之。語類亦概稱為四德。
份按說統云此節不重無材知上。只應頂上文禮樂說下。言此之時醇醲和散。何必都到禮樂渾成地位。總稱成人。

順也。故又須用樂以和之。這樂是孟子樂之實之樂。即樂也。註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是也。和之以樂者。勿忘勿助。日就月將。使知廉勇藝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有純粹之美。而無駁雜之弊也。○蒙引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表裏如一也。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即所謂禮義充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者也。○文見乎外。文字不可與文以禮樂之文字同看。彼文字當節字和字。此文字當死字看。然亦從彼而生也。蓋非文之亦無由有文也。若謂文之全。是外面工夫。亦不是本意。在中正和樂上。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平聲不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扶又反加日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平聲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

只有一段忠信為質的人。亦可為成全。要在今字上發。聖人取節意。愚謂此舉。註才智禮樂未備。意亦有不同。然亦可備一說也。

信之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
雙峯饒氏曰。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毅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為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蒙引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也。不可分。○廉勇為德。知藝為才。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卜莊子之勇矣。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亦似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為成人矣。○才智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冉求之藝。○上文亦可以為成人者。對聖人而言也。下文亦可以為成人者。對上文而言也。○存疑忠信實心為善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皆實心為善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忠信尤明白。○程子

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

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
勇也。冉求藝也。須臾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
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
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
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慶源
輔氏
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
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協於中正。而無
疵。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
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去聲成人之名。胡氏曰。
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

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趙氏曰。何必然。三
字似以前說為疑。

三者皆子路之所能。故胡氏疑其為子路之言。○胡
氏曰。此子路所已能。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
又取其已能者而重獎之。○厚齋馮氏曰。子路成人
之間。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捨短集長。增益
其所未至。爾。非謂成人之道盡於是也。子路猶以為
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
亦云可矣。是三者蓋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唯
其自許如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徇終不能明君臣
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行行
如也。若不得其死。然則以未能文之以禮樂故也。○
新安陳氏曰。使子路能行夫子之言。始於智以知此
理。終合於禮中樂和之理。豈至死於一決之勇而不
足以言義乎。胡氏以後一節為子路之言。極是。○語
錄。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
樂一句。上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為是子路之言。

恐此說却是蓋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至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為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楊尹叔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做子路說方順此言亦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因甚如此說畢竟亦未見得又問公綽不欲等可以事證否曰亦不必證此只是集衆善而為之兼體用本末而言○蒙引胡氏以後節為子路之言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時既如此云云夫子安得都無說話如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便云是道也何足以臧此卻寂然為何先儒未嘗疑及此為何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

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

稱之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

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

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

份按語類云。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云云。蓋却說以告者過。緊與上只是一偏之行。下却說得大了對針不可刪也。

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

其非也。故曰其然也。微疑豈其然乎。深疑蓋疑之也。問

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也。史繭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卻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卻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卻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厚重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

謂不然而為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雙峯饒氏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吳氏曰。稱其主曰夫子。意猶對蘧伯玉使者。然公明賈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蘧伯玉使者。但為謙辭以對。益以彰其主之美。為辭令者亦可以觀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即公鉏而愛悼子。

呂晚村曰。全節之眼在「以」字。以防重求後。輕從以字外。動求後。便寬一層。直從以字中取要君。真無可躲閃處。○困勉錄曰。武仲如防。可以要季氏解。可以存先祀。解可以朱嘗以防為言。解夫子正之。兼此三意。

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家司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黜孟氏
之御謂公鉏苟立羯莊子庶子請讐臧氏孟孫卒公
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孟孫長子奔邾臧孫入哭甚哀
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
聞之戒為備也孟氏將辟婢亦反藉除於臧氏辟穿
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遂正助之除
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
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
賈臧為出在鑄二人乃宣叔娶鑄國所生與紇兄弟
也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龜出蔡因號大
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
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
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
勳文仲與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
齊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孝經罪之大者也武仲之

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

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並去聲而不好學也慶源輔氏曰凡人溺

於智而不知學不鑿以為私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
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迹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之
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智而不足楊氏曰武仲

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

春秋誅意之法也和靖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

先祀為賢故夫子正之○雙峯饒氏曰武仲只當請
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
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為
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
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

四書釋地又續曰王伯厚史記正義可謂發千古之覆者矣仍有一大誤未正者蓋選多妄說晉世家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年六十二是也案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公曰晉公子生十九年而亡此則文公在翟舅犯稱亡人時年甫二十一歲入國年三十六即薨亦只四十有四耳故杜氏註城濮之戰云晉侯至此四十矣安得有如陳勝秦誦而不正文老而舉事故慮日暮而計挺者耶黃子鴻向聞此論難曰果爾重耳居蒲城莊二十八年也為晉獻公十二年重耳年甫七歲余曰古諸侯之子生於深

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即藉其名以鎮外事皆掌於師傳如六朝有典籤故禮祿無礙不見祭書南康王績天監八年封邑二千戶出為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時年尚五歲乎子鴻悅

論語大全卷十四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平聲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

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

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

此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蔡

楚而先自侵蔡潰蔡者先破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喻

地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履之界東至於海

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包裹束

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裹匭匣盛之以貢周王祭不共晉供無以縮酒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孫南巡狩濟漢水船壞而溺死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師進次於涇楚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使大夫請盟師退次於召陵天於召陵之地以聽楚成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叔戌穀以逼齊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於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以復曹衛為已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

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裹匭匣盛之以貢周王祭不共晉供無以縮酒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孫南巡狩濟漢水船壞而溺死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師進次於涇楚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使大夫請盟師退次於召陵天於召陵之地以聽楚成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三

份按叙城濮之戰遺却胥臣
狐毛狐偃事止載樂枝原軫
何也

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
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
三施。去聲。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
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攜
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
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
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
公所率之軍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館舍
也。食楚君。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新安陳氏曰。上引二
事以推其餘。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楚以包茅不貢及昭
王不復二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
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
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
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譎而不正。
桓正而不譎。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於正。
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

楚。楚罪莫大於僭王。猶夏孔子為春秋。書齊曰侵蔡。
蔡潰。遂伐楚。而於晉僅書曰及楚戰於城濮。則晉之
有歎於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新安陳氏曰。二公
心皆不正。論其彼善於此。則桓稍優於文耳。晉文固
譎。齊桓亦非純乎正者。若粹然一出於正。其惟王道
乎。附語錄。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存疑。晉
文譎而不正。齊桓正而不譎。俱就其行事言也。若
其心術。則皆不得為正。註云。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乎 糾居黝反
名音邵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也。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
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
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曾殺子糾。而請管召

論語大全

卷十四

憲問

匡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去聲

傳莊公六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戍守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音基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公子襄公細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襄公庶子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小白庶弟來奔九年春雍廩齊大夫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他活反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僂音奚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相可也公從之

得為仁也

問集註謂忍心害理不得為仁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讎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弗之使不然忘君事仇即忍心害理也程子曰桓公見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常與魯盟於蕢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雙峯饒氏曰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

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

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載書在

盟府太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太師兼主同盟之官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

其災殆舊制也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

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

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

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

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

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

日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為是

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

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

以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夫子特以忽之功

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

功有足褒爾固非子仲之生而忽之死也○仁之

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

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

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

之後或違之○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

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

份按語類云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貞觀之

論語大全

卷十四

憲問

七

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愚謂此條首尾數語。將管仲心之未仁與其功之仁推勘。最為明白。輯釋何故刪去。其論漢高之撥亂。則自春秋說來。論唐太宗之撥亂。則自東漢以下說來。此等見解。豈小儒所曉。宜乎其恣意刪之也。

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比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下章匹夫匹婦之諒亦指忽言。○新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箴之也。○存疑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蒙引子路以管仲為未仁者。以其忘君事讐也。夫子以管仲為如其仁者。以其相桓公霸諸侯也。子路之疑管仲者在彼。夫子之取管仲者在此。子路之疑者。記其過而忘其功也。夫子之取管仲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也。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於忘君事讐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為解釋也。下章之論亦如此。○不以兵車一句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如其仁不依蔡氏以召忽來。此只泛說為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慶源輔氏曰。子路

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為猶可。而以其相桓為已甚。而非仁。附蒙引看來。二子亦有意見了。當時人只為管仲功高取之。萬口雷同。而二子獨疑之。便見聖門意思。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問

言言大全卷一
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南軒張氏曰只為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厚齋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功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通旨朱氏公遷曰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因其所至而許之也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

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附黃氏曰抄註云霸與伯同長也愚意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典而為天下所歸則王聲轉而為王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為霸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商周之初諸侯猶未強大故有德易以興周衰諸侯強大醜德齊莫能相一管仲輔齊僅能以智力總率之使之尊周攘夷其濟世之功亦不少故夫子稱之若孟子之言則又存萬世之常道○蒙引前一節稱其功後一節不責其死稱其功以見其仁不責其死以見其無害於仁不可以上節為答又相之下節為答不能死蓋子貢是非其相桓孔子所說

是就他功業說非是正答其又相之問也下節只承上節說非另答箇不能死也正經答不能死又相之意思全在下節歸結如上章管子路只述其功而不必死之意自在其中矣○管仲雖有尊周室之功然其實不能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吾為東周

之意正不然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

此文莫字上有人字後漢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

子日經於溝瀆人莫之知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前漢淮南厲王

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

數之日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仲私殺其弟以反國秦始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

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

日知錄曰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爲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矣孤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漢晉已下太子諸王與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蓋自古相傳如此也又謂桓兄糾弟此

亦強爲之說又曰論至於傳周室匡天下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呂晚村曰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傅有變難則其傅與臣僕奉之出亡例也亡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傅與臣僕竭忠爲之謀入亦例也管召爲子糾之傅非齊之家相僂襄之執政大臣其義但當奉糾出奔安得責之以爲先君社稷謀擇其可者定策援立惟我所與際哉况鮑叔牙先奉小白奔莒矣故管召但有從亡之義無主議廢立之義不當於此時責其非也况謂之傅則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逃乎夫子許管仲之功別有大義若仲無

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

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

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

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

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

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唐書王珪傳建成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

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弟世民也有隙帝高祖責

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爲諫

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爲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

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世民伏兵於玄武門世

民射建成殺之王責徵曰爾閱吾兄弟奈何王即秦

此功即罪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也。又曰：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云：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耳。故下簡登若字，謂其不死又過於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

王闔閭也。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重也。其直無恨意，即位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問：程子可也，亦曰：前說非是，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問：仲始同糾謀，雖有可死之道，而桓兄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傅，然非糾之臣，乃齊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不能諫糾之爭，而非求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以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答子貢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豈若云者是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故嘗以程子之說為正，而以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死

此旨未徹，多欲曲為不死出脫。即程子兄弟之說，愚猶以為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人每云為傅從亡，與委質之臣不同，又云是僖公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為害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命太宗為太子，即王魏知有辱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又曰：子路子貢兩章發問皆責其失節，而夫子兩答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早辨之，不留待後儒發明矣。又曰：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其精甚大，子貢以君臣之義言，已到至處，無可置辨。夫子謂義更有大於此者，此春

死為改過，曰：此論甚善，但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雲峯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附朱子文集答潘恭叔書，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兇，信乎。曰：苟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耳。蓋管仲之為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為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耳矣。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

秋之旨。聖賢皆以天道辨斷。不是夫子寬恕論人。曲爲出脫也。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無論若輩。卽王魏事功。安得據管仲之例乎。

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顯。闡幽。建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程泰之子糾辨。或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先儒或以子糾爲兄。或以小白爲兄。何也。曰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爲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吳氏邦衡劉氏萃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爲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糾爲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據經論理者也。然程子則謂公穀之經無子字。而小白爲兄。原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推之也。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爲兄。爾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于齊。與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爲兄之說。似亦有理。蓋齊小白入于齊。有篡立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爲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爲兄。而朱子又

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况朱子於集註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爲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歟。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之說。以俟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爲兄而已。正於春秋之經。辯之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糾。非嗣君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蕪。旣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著其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爲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爲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

書法而非小自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烏有嘗與魯盟于蕪而特加子字之理哉。蓋春秋傳為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僕士免反

臣家臣公朝音潮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

文者。見公冶長篇。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為大夫順理也。

以家臣之賤而與之同列無嫌焉。○洪氏曰家臣之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迹爾。

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

事君三也。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己公也。事君忠也。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粲然可觀矣。

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舉全體而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諡諡以貞惠文子蓋以脩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諡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僕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諡耳。○雙峯饒氏曰今之所謂諡法未必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如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諡矣。非指此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卻是深說所以為文之義。○新安陳氏曰說者以文子得諡之故見諸檀弓。夫子聞其與家臣同升諸公則是文子薦僕之時非身後也。諡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為諡爾。此過論也。蓋孔子於其既諡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

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諡耳豈可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諡哉附蒙引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若僕之賢理所當薦而薦之是為順理而成章矣謂之文子不亦宜乎○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註中亦字○洪氏註文子三善總不出文公順理二字不可謂孔子以其有是三善而許之云云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音夫

扶喪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附蒙引大槩謂其變倫不叙紀綱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般

皆大約之辭其中云云最多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

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去聲其才胡氏曰圉即敏學好

鮀即以佞免於今世者如圉幾矣賈之竊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

各得以盡其所長耳○鄭氏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拳拳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庶或可以有為爾

○雙峯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起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

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靜嘉牲牲肥腍神人胥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

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

見聖人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為法但欲當其才耳○尹氏曰衛

呂晚村曰。爲之也難。只由言之太易。後不得踐耳。然但謂不能踐。言是尚有欲爲之心。特因言時好爲苟難。後來不免相副。猶未是大言不慚一

種人也。所謂言之不作者。專是欺世爲人。方其開口時。本無必爲之志。只揀好聽說話。儘着說去。其不量度能否。難易。亦由無必爲之意。所成所以不徒謂之大言。而謂之不作。言其本無此意。而漫以欺入其羞耻之心。已亡也。○困勉錄曰。由勇生作。作復生勇。二意須相足。又曰。凡人志於爲者。必顧自己造詣力量。時勢事機。決不敢妄發言。如言之不作。以爲己能。不是輕言苟且。卽是大言欺世之人。爲難。卽在不作時見得。非爲之後方見其難。又曰。註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是逆推其言之前。欲踐其言。豈不難哉。是正解爲之也。難句是預料其言之後。然却是

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

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莫強於用人。則四方其以爲訓矣。○南軒張氏

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禦焉。○蒙引。仲叔圍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賢以德言。其才可用。只取其能也。○賓客二字。如何分客。似不論貴賤。尚泛些賓。又其盛者。然再考之。凡尋常羈旅。皆謂客於某。所言謂賓於某。所則不可。詩多言嘉賓。見其盛也。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自不度其能否矣。欲

踐其言。豈不難哉。

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認。○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必有爲而言。○蒙引。有必爲之志者。必不敢有易之之心。不敢有易之之心。必不至於大言無當矣。不是仁者其言也。認意其言之不作。則占知其爲之也難矣。註云。而不自度其能否。縱自度其能者。亦自不敢易。如孔子猶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

公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陽生子。王也。時從其父奔在魯。闕止有寵焉。及卽

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卽闕止。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弑之。孔丘三日

預料。不是到為之方見其難。

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旅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附蒙引崔子弑齊君陳成子弑簡公此皆記者之辭如春秋法則名之矣如下文便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音朝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側皆反戒以告君重其事

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

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

公討之。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恆弑其君

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殺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

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在呂其謀而夫子復扶又反以

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

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

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

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

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

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

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

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

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

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

恆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

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新安陳氏曰

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

為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

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

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

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

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

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

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平惜哉

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朱子曰程子

份按先發後聞之說若泛論其理則可胡氏謂仲尼此舉當如此不亦謬乎黃氏日抄厥之是也雪峯謂先發後聞指魯非指孔子乃是曲爲之詞困勉錄主胡氏說反謂黃氏痴人說夢抑又過矣

之意以爲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弒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誅之况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爲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奚以爲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爲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謬以衆人之腹度聖人之心耳○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弒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下天意也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問程子以天子胡氏乃以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弒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使其地

之相去也遠其事幾之來也不可少緩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逆賊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雲峯胡氏曰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恆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新安陳氏曰沐浴而朝蓋欲齋戒積誠以感君心也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作矣惟此請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附黃氏日抄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爲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此言似不必附集註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呂晚村曰勿欺也六字說做一片總於犯字中撮出勿欺

作主不說做兩節故犯字情
狀事術自不同若勿欺外另
有簡犯法則犯為作用作用
即欺矣講犯字要是勿欺之
犯方佳又曰事君有犯無隱
犯非人臣所講也但以欺而
犯則不可耳子路勇於義犯
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恃其
義勇有不盡合理竭誠雖不
失愛君而不覺其入於欺也
意原重欺一邊又曰欺字不
用說到奸邪佞倖即立言太
過強爭必勝中便有欺在勿
欺而犯兩意說得合一方是
語子路勿欺意○份按此節
重在勿欺晚村所云最得集
註之旨勉齋謂此是兩面平
說存疑謂犯其顏色以諫諍
此事最難困勉錄謂犯自犯
勿欺自勿欺不必紐作一件

皆非也○犯字須從勿欺中
說出但犯字止就諫諍言勿
欺却兼言行說蓋諫諍時說
得太過固欺也或自己好色
好貨却諫君勿好色好貨亦
欺也或宣力於君者不能盡
心竭力亦無非欺也
呂晚村曰不上即下凡所為
中立者即下達者也巧於下
者耳愈巧愈下又曰上達直
須說出希聖希天無可欺息
處又曰盡古今九域之人生
死即在此人偷日用事物之
內壁之一條山嶺大路者上
在此上下者亦即在此下上
者忽欲下下者忽欲上亦即
在此路上變動不居更不能
跳出別處去然行此路者只
有上下兩項入發心在上者
步步高去發心在下者步步

犯謂犯顏諫爭去聲○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
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問子路
何難於不欺特其燭理之不明好強其不知以為知
是以陷於斯耳朱子曰以使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
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問子路豈欺君者
莫只是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
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大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
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
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雖不
失於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勉齋黃氏曰偽言不直
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也夫子告
子路之辭推其本意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
若反覆以觀則能無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互之
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
可不以為戒也○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
欺而犯之是犯上也○雙峯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為

本然不欺甚難惟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
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卻諫其君勿好
色好貨皆是欺君附存疑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始可以言勿欺
也犯專就
諫諍說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

汗音下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

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

汗下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沈

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初間只
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
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卻只管去救其失
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循天理

踞落更無中間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山嶺。畢竟上者喫力。而下者勢順。故下多而上少。其中有中立住脚者。乃掙挫不上之人。巧為變下之計。纏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已入於下到。底山嶺中間無棲泊處也。

困勉錄曰。註日進高明日流汗下。正解上達下達。天全胡氏以為上達下達之效者非。○摘訓曰。若不是天理本自高明。人欲本自汗下。如何循天理便日進高明。徇入欲便日究汗下。存疑不以為然。誤矣。○份按蒙引以高明汗下。貼本文上下字。以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本有兩層意。其曰天理本自高明。人欲本自汗下。乃勘出上下二字源頭。

徇入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汗下。上達下達之效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矣。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徇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汗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沉而愈卑。○南軒張氏曰。上達者。反本窮理也。下達者。趨末徇欲也。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雲峯胡氏曰。夫子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為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蒙引。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故日進於極。仁極。義極。禮極。智極。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汗下也。小人徇乎聲色貨利之人欲。故日究於淫聲惡色私貨邪利汗下之矣。○高明汗下。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達一也。朱子於上達則日進。下達則日究。上下之義也。皆有積漸至極之義。○存疑。蒙引。君子循天理。天理本自高明。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入欲。人欲本自汗下。故日究乎汗下。此說覺未切。日日進高

蓋天理本高明。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所以高明也。人欲本汗下。小人徇聲色貨利之人欲。所以汗下也。此是貼上下二字。其曰日進於極。仁極。義極。禮極。智極。高明之地。日究於淫聲惡色私貨邪利汗下之地。乃是貼本文達字。故曰達字中有積漸至極之義。即存疑所謂日新不已也。存疑不知蒙引之有兩層意。而謂其一下便了。失之矣。

說統曰。兩為字。即註兩欲字。是學的主意。俱在心上。分別為己而學。則日做進身上。為人而學。則日脩飾名譽上。○徐做弦曰。為己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己為人則形骸耳目皆屬之。唯為己。故能克己。唯為人。故益失人。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慶源輔氏曰。為己為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惟欲得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程問

明。日究汗下。都是日新不已意。不是死殺。譬如登山。日進高明。是一步高。似一步。如人谷日究汗下。是一步低。似一步。自一事之善。積而十事。自十而百。而千。而萬。一節高一節。去此日進高明也。自一事之惡。積而十事。自十而百。而千。而萬。一節低一節。來此日究汗下也。若曰天理本自高明。人欲本自汗下。一下便不見。上達下達。日進日究意。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慶源

論語大全 卷十四 憲問 罕

呂晚村曰為人者欲見知於人則為人即希世驚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為己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人誤解此句連下為人亦說好却大謬若以經世利物為為人是仍舊在事為上分別矣只看世間講理學爭氣節謀高隱此數者豈非為己之事為乎然請清夜思之畢竟何所為也可以悟矣○困勉錄曰此章是務名務實之分不是成己成物之分為人為己俱兼成己成物說但其所以要成者不同耳

子兩段不同宋子曰前段是低底為人只欲見知於人而已後段是好底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惟為那人不得末後連己也喪了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悉井反下章同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宋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來知於人如三年學己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新安陳氏曰同一

學也為己為人之間古今之不同如此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附語錄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日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論語集編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問曰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閒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做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是自家合如此讀合如此理會身已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大學或問云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當然而為之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無所為而然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言所未發者云云○學古齋箴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先

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夸。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縣弗察。胡越其歸。○存疑雖云。古今所學。皆同。然既有為己為人之分。其工夫亦自不同。所得亦異。為己者。其工夫必深。若已無實得。決不肯已。必求到有實得。然後已。為人者。外面粉飾。以為可以見知於人。斯已矣。其工夫必苟且糊塗。決不若為己者之深切也。為己者。工夫深切。必有實得。而日進乎高明。為人者。工夫苟且糊塗。必無實得。亦終於廢墜耳。○蒙引欲得之於己。少有不見知於人者。欲見知於人。虛譽雖隆。實則病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於春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

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翼註曰。講未能。若云力不從心。氣不副志。便有病。如云愈克治。愈覺私累之難淨。便無病。蓋註常若不及。正是他心上自覺。能又曰。人不留心克治。便自覺無過了。伯玉是留心克治的人。始覺得過易滋而難化。但只要寡少。還是難的。註但字猶字宜深味。若不如此看。則欲寡似自恕。未能似自諉了。使乎使乎。兼深知君子之心。而又善於詞令。二意。然知心邊重。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

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

見矣雲峯胡氏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及惟恐其過未改

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

乎以重直用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

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曰蘧伯

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與屈同之以非也。○朱子曰化是舊事都消融了無固滯。○雙峯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

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

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南軒張氏曰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

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脩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不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於聖賢為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矣。○雙峯饒氏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意味深長學者常存此心乃進德之本也。○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是

不謂已能寡過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俟其出而稱之者二南宮适出伯玉使者出是也俟其出而斥之者二宰我出樊遲出是也聖人氣象從容如天地之生物陽舒陰慘無非教也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之。通考朱氏公遷曰使者以願學之心稱伯玉可謂知賢者矣若公明賈以時然後言以下三者稱文子則是以德行之美贊之不幾過其實乎故夫子一信之一疑之。附存疑過有三念慮之差過也言語之差行事之差亦過也故曰心過口過身過。○蒙引人但知使者之善於辭令而不知其深知君子之心所以為可取也假如伯玉未能如此而使者云云則夫子未必許他如公明賈之對亦善乎其為辭令矣而反以來聖人之疑故集註又曰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省身克已即省察克治也省身有過便克治了。○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也此即所謂踐

呂晚村曰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即位若思外有位即分兩層即為出位其語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即心即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援程

履篤實也○光輝宜著只看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便見得○春秋諸賢大夫如伯玉卻是有裏面工夫底人觀其欲寡其過而未能且恥獨為君子而其出處又合聖人之道可謂有體有用之君子矣雖不與聖門然攷其所立顏曾之亞閔冉之儔也○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本出淮南子而大註皆以為莊子亦適然之誤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已見泰伯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曾子蓋

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

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思為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不出二字欲洗發盡致須以位字為主方能如意又曰位字有生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入粗淺然却於理不肯說入心體則竟流禪宗矣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各有其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為不出位讀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瞭然又何內外之分乎凡理真則自精不在離事理而求高妙也又曰不出中正是思之極處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矣又曰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

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南軒張氏曰位非獨

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齋黃氏曰位身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出其位矣○雙峯饒氏曰上章為謀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位字比上章又說得濶如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雲峯胡氏曰艮止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思以事言餘如不日如之何如之何一章亦主於臨事之思而言也但再斯可矣是思不可過吾末如之何是思不可不熟一則因文子三思而言一則為世之率意妄行者而言二章皆所以

又曰。不出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為不知位中至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以多思少思解出位非也。至謂思而當亦不可多。恃其矣。又曰。此是曾子嘗稱此言。以警省善思之道。已離却兼山講矣。若復糾葛一陽二陰之說。此解易非論語。曾子曰三字下文字也。

示戒也。附易程傳上下皆山。故為兼山。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淺說曾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身之所居在是。則心之所思在是。而所思不出乎其位之外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朱子曰。過猶易乎。儉之過。謂力行也。○勉齋黃氏曰。言易放。故當恥行難盡。故當過。○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固通。必如集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雙峯饒氏曰。過其行與恥其言對。謂行當過於其言。如云說七分而行十分相似。○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附存疑。恥是恐行不得。故以為恥。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恥則必擇其所能行者言之。雖能行得

猶留一兩分。不敢盡說。至所不能行者。則絕不敢出諸口矣。故曰不敢盡。過其行是對恥其言說。謂言則恥不敢盡而行則過之也。饒氏謂如說七分而行十分。分是此意。故曰欲有餘之詞。行必過其言。方為有餘。不然豈能有餘。雖至聖人亦只是盡這理而已。豈能有餘語錄。喪用過乎哀儉之說。又非中道。非君子所貴。

翼註曰。仁者知者勇。者總是一君子。勿作三樣人。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三句解見子罕篇。○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附蒙引。仁者不憂。見其未免於憂也。下二句亦然。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呂晚村曰。自道之為謙詞。卽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

遜謝之謂也。人不識謙字之義。若夫子自知其聖而謬為之詞者。於是改為自道其事。自道其心。並謂夫子真實無能。皆求深得淺矣。
呂晚村曰。上論知者不惑三句。與君子章三句各別。君子章是就考驗言。重在下半截。上論知者章是就成德言。重在上半截。○困勉錄曰。重在後半截。則當云仁者自能。不憂掩不字。則當云必不憂。然後為仁者。餘倣此。

說統曰。須知子貢之方人。把做學問內一件事看。非如世人臧否人物。然畢竟非切己之學。故夫子以不暇喚醒他。若曰。汝自有修己工夫。當為何暇為此。又曰。要知自治之功。無窮無盡。何得暇時。暇字便是學者大病痛。○翼註曰。賢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暇字以自治不足言。○說叢曰。夫我不暇是實話。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安得有暇。○困勉錄曰。李見羅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安暇方入。此又是見人之賢否。而益有不暇也。又深一層。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

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胡氏

學之序。以智為先。若德之成。則仁又為百行之首。○

覺軒蔡氏曰。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以智為先。猶自

明而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為夫子自道

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新安陳氏曰。覺軒解

自道。與集註小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

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此並而答以此言也。○

蒙引。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以賜觀

之。夫子於此三者。蓋綽綽乎其有餘矣。不可以言字

當謙字。○夫子自以為未能。而子貢又以為自道。子

貢之言是。則夫子之言非其情矣。夫子之言果然。則

子貢之言幾於阿矣。曰。夫子之言。聖不自聖之心也。

子貢之言。知足以知聖人之智也。○存疑。自責以勉

人者。聖人尙未能。況學者乎。此為以勉人也。自道自

說。也不是自謙。自謙意在其中。蓋自說則常引退。更

不肯自炫其能。此便是自謙。故曰

在其中。註曰。猶云自謙有分曉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

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

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

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朱子曰。學者

簡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齊氏曰。孔子之於

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

暇於方人。○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

能為夫子之所不暇為耶。○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

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蒙引。子貢方人。夫

子以為賢。褒之也。而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詞。謂我則

鄒東郭曰。學而求能。乃為己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為入知地。則猶然是患人不知之心也。

不暇自貶也。然夫子於此且不暇。而子貢獨暇之乎。蓋急於自治者。自不暇於方人也。其自貶者。乃所以深抑之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

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

曰四見者。學而篇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已。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知也。與此章為四。

下寧之意亦可見矣。

胡氏曰。失於務外。為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已。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

○雲峯胡氏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為

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

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朱子曰。凡抑字皆畧反上文之意。言雖不逆

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

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

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音扶不逆不億而卒為小

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朱子曰。逆詐是那人。不

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不信。

呂晚村曰。程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幸患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逆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此節億逆。即自私用智之病。君子之學。擴然而大公。物來順應。乃所謂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理必由學問。固人皆可為者。非必聖神不可。知而後能也。兩不字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要有體會。又曰。逆詐億不信。一流不足具論。凡有志近道者。多是不逆億。而亦不先覺之病。然天下有不逆億而不先覺者矣。未有先覺而猶逆億者也。又曰。三句都是誠。亦都是明。分貼不得。蓋誠明只

是一件。然論學者所以善用逆億。與不能先覺之故。只坐見理不明。其工夫在窮理。格物有所未至。則明之一邊。更爲學者吃緊用力處。每見篤誠之人。其處事接物。過向忠厚。意亦欲以至誠感物。然往往被其見給。而自取困頓者。其生平全靠一誠字。而不於窮理格物著力。故也。然則信及豚魚。豈無其理乎。究之其所爲誠者。亦非誠也。憤憤耳。

份按饒氏謂不逆不億。是待物之誠。存疑非之最當。朱子謂楊氏誠則明矣之說。說得大了。與本文不相干。蓋天下儘有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受人之詐不信者。若以不逆不

億爲待物之誠。而謂未有誠而不明。便說不去矣。語類云。周子謂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然則逆億乃是多疑。而以察爲明。不逆不億。只是不多疑。不以察爲明耳。未可便指爲誠則明矣之誠也。○或謂不逆不億。卽是先覺非也。不逆不億。而又須先覺也。晚村謂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亦非也。惟其先覺。所以不逆不億也。晚村云。天下有不逆億而不先覺者矣。未有不逆億而猶逆億者也。此說最精。觀此便見。案所謂惟其不逆億。所以先覺之非。而舊說之以不逆億卽是先覺。其爲非更不待言矣。份按語類謂逆億。是人不會

一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彼不信。此則不可也。○勉齋黃氏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爲逆詐。未見其事而度其必不實。故爲逆億。不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億。而以先覺爲賢者。理明故也。○雙峯饒氏曰。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雲峯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爲奸。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之奸。其斯爲誠明之君子乎。附語錄。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不億不信。是小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

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著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漢昭帝便知得。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得。便是它聰明見得。豈非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爲賢。○蒙引。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億逆者。多墜於小人之計。今也。初不逆人之我欺。初不億人之我疑。然卻於人之我欺。我疑者。未嘗不先覺。則既不先事而預料。人之奸。而亦不臨事而墜於小人之計。斯其爲賢矣乎。○大註云。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兼言情僞者。猶大學之善惡。不可掩。例詞若兼意。則有所主。○存疑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小註都說。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億之。看來不是。既不曾詐不信。何消說先覺。聖人此語。是說非億度之。知不詐不之。知耳。億度之。知有心之。知明照之。知無心之。知饒氏不逆不億爲待物之誠。非是。

詐不信而逆德之存疑謂既不曾詐不信何消說先覺則是謂人詐不信而逆德之也愚謂逆德中須兼此二意蓋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德之固其料事之暗即人詐不信而逆德之其知亦從德度得來而非明照之知惟不逆不德而於人之詐不信者自能先覺乃可為賢註中說先覺兼言情偽然主覺入之詐不信說固重在偽一邊也
孫淮海曰微生畝徒泥於無道則隱之說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便是固處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去聲夫子而辭甚倨居御反蓋有

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

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

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禮義之正○

慶源輔氏曰為佞以說人者失之不及執一而不通者失之過聖人只在中道上行微生之言雖倨而疑

夫子之言雖恭而決○雙峯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然畝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畝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

亦奚足尚哉南軒張氏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

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慶源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然才出於氣德根於理二者雖不

份按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張南軒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饒雙峯曰馬中之驥如入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愚

謂此三說皆主驥。自己言之。所謂稱者。乃驥之所以得稱。為驥耳。經文之正旨。固如是也。惟胡氏有云。觀入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入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此則兼以觀入者言之。則以稱字作入之稱。驥說。乃本文之餘意也。

呂晚村曰。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講以退為進。逍遙齊物。也是此意。至於釋氏。則竟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耶。困勉錄曰。通章重報怨上。報德帶說。又曰。怨自有當報者。

不必論到何以報德。而後見以德報怨之不可也。然論到何以報德。而愈見以德報怨之不可。

可闕一。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之為粹也。○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然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入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雙峯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柏。相章。皆如詩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

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

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

新安陳氏曰讎仇也怨有不必

報者不以讎待之也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

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反芳服如造化之簡易

易並去聲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問以德報

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

為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

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

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

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

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

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

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

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

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

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

所謂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

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

之也是豈不反為逆入情悖天理之甚哉曰君父之

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入而義

者令無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

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

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

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

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

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

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

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重於下然後可耳若小

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為也○以德

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

薄乎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

邪則引薦之果不肖邪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

張侗初曰下學從不怨尤始
 ○呂晚村曰不怨尤便是下
 學上達處不可作兩層看又
 曰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
 簡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
 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
 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
 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
 學尊上達即是硬差排箇上
 達倒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
 ○份按鄧定宇云子貢平日
 求知於外不曾從心體上用
 功莫我知之歎欲使求之已
 所獨知之妙也不怨不尤正
 是心體無累自家有一段獨
 見其妙處夫子意謂我不曾
 從入耳目所見處討知只從
 心體上打得空淨無累每每
 於下學處便有上達之妙上
 達正是心中妙悟處知我其

論語卷之四
 矣○雙峯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
 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是不欲與
 人結怨而已以德報怨說殺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
 中間有涵蓄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
 學者玩味其意觸類而長則可為處事之權衡矣附
 蒙引以德報德愛憎取舍雖有加厚意然君子亦未
 嘗以私恩害公義公道上不可厚處亦難強要厚得必不把法
 害公可厚則厚不可厚處亦難強要厚得必不把法
 度卻賣了然則報德亦顧道理何如○存疑據蒙引
 說以直報怨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是愛憎
 取舍只顧其人何如耳都不干著自己怨事然小註
 又有當報不當報之說夫其不當報者以是施之可
 也若當報亦以是施之母亦傷忠臣孝子之心乎且
 其人若可愛可取而在我之怨則當報又將何如愚
 意愛憎取舍這便是當報不當報意理當愛當取這
 便是不當報則愛之取之而不報也理當憎當舍則
 憎之舍之而報也依此說方無礙且與報怨意有相
 涉處若依前說則彼此相礙且全似就用人上說

○子白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附蒙引莫我知也夫正

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
 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
 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
 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朱子曰不怨不尤
則不責之人而責

天猶云與天默契云耳。人知便有可見可聞。天知何曾有見聞可言。此正是人不及知之妙。愚謂莫我知。即舍下學之意。下學人事。聖學何等切實。乃專以墮黜見聞。獨持心體為解。便墮入異學去矣。

之已。下學入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入之所及者。此所以入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足以惑入之耳目。而以爲能。此所以入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入不知而天知也。○慶源輔氏曰。已與天人。只是一理。在已者既盡。則天人無有不應者。聖人與理爲一。自然無所怨尤。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御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朱子曰。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但他知得箇頭耳。惜乎見夫子說便自

份按。下學上達之義。蒙引云。下學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善事。入則自然知天立命。而心體洞然矣。存疑云。一事便有一理。學一件事。便知一件。理此下學上達也。不下學則無由上達。此爲循序漸進。蒙引所云。乃是程子積累多。後脫然有悟之說。忒遠了。亦忒緩。聖人說甚切近。語意亦甚緊急。又云。學事親便得事親之道。學從兄便得從兄之道。此下學上達也。若謂積累多。後脫然有悟。方爲上達。則其窮理力行。日有所得者。爲何物。已上蒙存二家之說。不同。然當以蒙引爲是。蓋朱子

住了。如子欲無言。予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了。只是不曾有默契。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他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子貢便無這處。○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下問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爲下學入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聖人雖生知。亦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每事問。便是學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

謂十五而志于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夫自志學時。積十五年之功。方能立。又積十年。方始不惑。至不惑後。尚須層層級級。達將去。聖門原不貴速化之術。何妨於緩。何妨於遠。可見蒙引積累之說。為長。彼存疑之意。謂格一物而有所得。即是上達。行一事而有所得。即是上達。乃是逐節各有上達。則十五志學之為下學。豈其時竟無一物一事之有得。必俟三十四十始有所得。而後可為上達耶。朱子謂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分明亦用程子格物之說。與蒙引同。朱子

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是。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日。也。不。須。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然。今。日。撞。著。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來。便。與。理。會。那。事。萬。事。只。一。理。不。是。揀。那。大。底。要。理。會。其。他。卻。不。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日。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日。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斯。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

又謂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譬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然則必寫得熟。後。點。畫。皆。合。法。度。方。為。上。達。而。非。初。學。時。一。點。一。畫。偶。合。法。度。之。為。上。達。也。必。道。理。俱。在。我。時。方。為。上。達。而。非。偶。有。一。得。之。道。理。便。為。上。達。也。存。疑。之。說。過。矣。且。必。如。蒙。引。主。積。累。說。則。上。達。時。候。去。下。學。甚。遠。方。說。得。循。序。漸。進。四。字。親。切。若。如。存。疑。主。逐。事。各。有。上。達。說。則。上。達。即。在。下。學。之。時。雖。於。循。序。二。字。亦。說。得。去。却。是。零。碎。散。去。全。不。見。得。漸。進。之。妙。矣。况。主。積。累。說。則。下。學。乃。是。隨。事。精。察。力。行。日。有。所。得。上。達。則。是。左。右。逢。原。以。貫。之。不。惟。上。達。說。得。精。微。而

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孔子當初。數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眾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問子貢。不曾問孔子。告之。必有深意。日。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卻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卻恁地說。時。是如何。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日。何為其莫

下學亦說得廣闊。方是聖人分上事。若謂為逐事各有上達。即常人豈無一事二事之有得。則常人皆得與於上達矣。恐與聖人分上離得遠了。此雖聖人自謙。然亦須於庸近之中見得精微。方是聖人謙詞。故存疑之說。愚不敢以為然也。

份按語類云。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人無所忤。下學。是只恁地去做。上達。是做後自理會得這箇。不響不喚。如水之無石。木之無風。只貼貼地在這裏。宜其人不。能知。若似其他人。撐眉努眼。恁地叫喚去做。時人却便知。但聖人却不恁地。只是就平易做去。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云云。愚謂如水無石。

知子也。子貢也是說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便是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相似。皆是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人無所忤。下學。只恁地就平易去做。上達。便是做後自理會得。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著似乎只是恁地平說。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契合也。○南軒張氏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通考朱氏可傳曰。不怨天。不尤人。為聖人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不可。蓋不怨不尤。不足以言聖人故也。故充虞又聞於孟

如木無風等語。形容聖人就平易做去。最為親切。何故刪去。○按本註云。此但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乃是連上達二字。亦在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中。蓋聖人但知下學。只去理會用功底事。其自此上達也。乃是工夫到後。自然如此。聖人說此。原只重在。下學二字。故本註總收入無以異人中。說得莫已。知意最為親切。或問則云。方其下學。人事不求之遠。而求之近。人何自知之。及其上達。而與人何自知之。及非人所及。知語。矢為一。則又非人所及。知語。類謂兩頭差過。故人終不知。乃是將上達二字。劃出在無以異人何之外。則聖人說上達處。微嫌於自學。似不如

子。是孟子嘗以此教人。而亦以此自居矣。中庸又以歸之素位而行之君子。其所謂君子。蓋通聖賢而言者也。○附語錄。不怨天。不尤人。聖人都不與已相干。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脚。只是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未到上達。只有下學。○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譬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問。下學而上達。日學之至。即能上達。但看著力不著力。十五而志乎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問。不怨天。一段。曰。如此。故天知。○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日固然。只是這一箇道理。○所謂天知者。只是他理一般而已。○仁山金氏曰。此章兩知字。相應。但二天字。似不同。上文方言。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下文又說。知我者其天乎。豈前是未定之天。後是已定之天。豈

本註之穩今語類此條謂三句是這後一步則專主無以異入說與集註同如水無石等語形容得甚妙後人不知而妄刪之可歎也

前是氣化之天後是義理之天而義理感通之妙終有轉移氣化之理與及細玩集註中却只以理推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入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聖人只自以理知之王文憲曰於事上見得理透便是上達天理與我默契便是天知○蒙引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三句意不斷下學二字就套在不怨不尤裏下學即自脩之實也大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已反已自脩者自然無怨尤但反已自脩則理在事中事亦非理外便自然漸進矣此皆朴實頭為已而非有所欲動於人處固非所以致其知抑亦非人所得而知也大註此但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直解到其天乎往或者止截到上達處非也與葉公問孔子章大註此但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云云同○聖人下學便上達如何說循序漸進如程子說忒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若孔子本意卻是謂我只管下學而自然至於上達不是方下學便一蹴到上達處只是上達不在下

學外耳○存疑知我者其天乎只是說莫已知言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這等處都是學者常事初無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其誰知我知我者其天乎然自旁人觀之則見其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聖人說此等處都不自覺可見其與天為一處○這天是蒼蒼之天天者理而已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則其理與之契故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天若作理說不是理無知何謂能知聖人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

寮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

市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新安陳氏曰：愬，讒譖也。惑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與平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

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

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朱子曰：聖人不言命。

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或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

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為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不齊，治亂皆有定數。如命令然，景伯欲肆寮者，義之激也。夫子歸之於命者，分之安也。疑季氏有感志，子路遂同子羔仕衛。○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位，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為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魯為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於承令，以出藏甲墮邱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禍福計，而為吾道興廢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寮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寮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寮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

諸人而孔子委之天。孟子於臧倉之沮魯侯亦歸之天焉。○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唯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如何。今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新安陳氏曰：天將使道之行，寮不能使之廢，使寮之愬得行，是天未欲道之行耳。聖人不怨天，又何尤於寮哉？通考朱氏公遷曰：孔子兩言其如予何，一言其如命何，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予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不可必在，在我者不可必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濱。附語錄：賢者

辟世浩然長往而不來，舉世棄之而不顧，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問沮溺荷蓧之徒，可以當此否？曰：可以當之，或云集注以太公伊尹之徒當之，恐非沮溺之徒可比也。曰：也可以當，只是沮溺之徒偏耳。

伊呂
平正

其次辟地。附蒙引：三箇次字，只就世地色言，上說來。

去亂國適治。去聲。邦如百里奚去虞之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顧蜚雁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如衛靈問陳而孔子遂行。○程子曰：四者雖以

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問四者

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勉齊黃氏曰：出處之義自

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厚齋馮氏曰。桀溺謂子路豈若從辟世之士。夫子為之憮然。至是乃言辟世。則道不行而無社志也。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入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辟於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有優劣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慶源輔氏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畧。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困勉錄曰。南軒謂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者。亦是後面子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之意。知字輕看。方無病。只是逆料之意。到歸與之歎。方是真知其不可。又曰。聖人與沮溺輩亦同歸於辟世。但一則是逆料其不可為而不為者。一則是真知其不可而不為者也。

四書釋地曰。地志之書。宋人漸多。禮會不似唐。所以朱子註四書傳詩。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即有庫已云。今道州鼻亭。又云未知是否。蓋其慎也。然亦畢竟屬詩。便宜其實地有鑿然指實。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子路宿于石

附蒙引此孔子憂世之意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

門是也。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即此非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案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蓋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曾視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闔。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入。掌啓門者訝其太蚤。曰汝何從來乎。若城門既大啓。後往來如織焉。得盡執入而問之。此可想見。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爲孔某。此可想見。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

必作是語。此可想見。總從齊郭門三字悟出情蹤。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說叢曰。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者也。但其分量未到得無治亂地位。故決意長往而不返耳。驟聞聲聲不覺打動熱腸。忽然歎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歎即夫子之心也。既之鄙則直荷蕢之心也。

知世之不可爲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其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歟。○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按韻書負荷之荷在聲下可反又去聲蕢草器也。此荷

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

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問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朱子曰。他

那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耳。困蒙引有心哉。擊磬乎。此未有貶意。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水曰厲。攝衣涉水。曰

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

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通義白雲許氏曰。以衣涉水。水曰揭。攝提起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去聲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慶源輔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有陽，荷蕢之徒見得一邊，遺了一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矣。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磬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

哉心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陰之說，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覺軒蔡氏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鷓之鷓。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面命者如此。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

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音泰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奸，豈不大可憂邪？雙峯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奸，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新安陳

呂晚村曰：好禮民自易使。若謂以禮使民，則民將生心矣。又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只是尊卑等威，事事分明。民便知尊君親上之誼，故易使。耳。謂以禮使民者，固非謂土自好禮，而民感動易使者亦非。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名一物，一動一靜，莫非禮也。惟上能好之，則事事辨其數，制物物辨其等分，犁然當心，樂此不疲，而禮制大明，達於上下。民之易使，固其宜也。重扼好字，方得要害。不然則漢成之威嚴，公孫之尊大，皆得痛其聲音笑貌矣。○分按：上好禮，正須從躬行此禮說。出好字，方為有本。若只在事

氏曰：居喪而冢宰攝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聲。禮定，此句出。故民易使，慶源輔氏曰：達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問禮何以使之達。雙峯饒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雲峯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厚齋馮氏曰：聖人言使從命，不以勢力強之也。附蒙引：好禮，該本末言禮達分定字。在上好禮之下。○要依答樊遲章就上人本身說，不可依饒氏官府之政、學校之教說。然其達於下而分有定，則民易使矣。然亦不必全依輔氏謂上好禮則品節詳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亦皆安已之分云云。如此，則禮達分定意思又不見了。

物上辨其數制等分恐猶爲文具也。
份按上好禮固應主爲上者躬行此禮說然儀氏所謂官府之政學校之教亦不可少蓋此乃齊之以禮事也輔氏以觀感立說蒙引謂不見了禮達分定意固是然此意亦不可少蓋好禮既主躬行說則觀感意亦包在內也。
翼註曰安百姓不主感化要認註自然及物意或問自然及物似可疑假如爲君要安民必有紀綱法度豈是端拱無爲可安得的答曰非是端坐無爲但所爲俱包在脩己內如爲君不能躬行善道固是已不脩就是紀綱法度一毫不與亦是君道未盡亦可謂之已不脩說箇脩已則安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去聲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

以安百姓的事都包了安人安百姓是脩己的全功不是脩己的效驗又曰講安人句勿誤用人無不安等語便犯安一人蓋安一人安衆人俱謂之安人但不曾明說出衆人字面耳。
份按朱子云脩己以敬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又曰安人安百姓雖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非有待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黃勉齋云非謂脩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脩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脩己以安人猶曰脩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脩己以安百姓猶曰脩己以敬

所以爲聖人矣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
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問脩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脩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脩己以敬之言豈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或問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畧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勉齋黃氏

而可以安百姓也。書曰：無可憂矣。乃晚村忽謂安人安百姓其脩已工夫充積，步步不同。又謂百姓者安之盡，必脩已到盡處，安亦到盡處。此脩與上脩已分量不同。又謂安百姓之脩已與安人之脩已又有別，其意總是謂他處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此則外面遠一步，正根本處深一步。此中層次無窮，不是說一脩已便了。其言與朱子勉齋所云全然相反。愚謂齊家有齊家之事，治國有治國之事，平天下有平天下之事，可見安人安百姓正各有實事在。然其事雖有不同，而要皆包在脩已以敬之內。此正所謂外面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者也。何

晚村反謂此是他處話頭，而非本章之義乎。

曰：非謂脩已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脩已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脩已以安人，猶曰脩已以敬而可以安人也。脩已以安百姓，猶曰脩已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脩已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

○程子曰：君子脩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而四靈必至矣。記禮運四靈以爲畜，許六反，故飲食有由也。何爲四

靈，麟鳳龜龍。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謂之四靈。

出以此事天饗帝。朱子曰：上下一於恭敬，這卻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信是實

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

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偽，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自誠而明，意思○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問：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安百姓矣。雙峯饒氏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一事，初無大小。若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新安陳氏曰：夫子爲見子路勇躁，輕視脩已以敬之言，故推極其功以抑之。程子此條亦推贊恭敬之極功，以發明夫子之意云。○東陽許氏曰：聖人言脩已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敬字是舉其統體而言，亦曰專言之者，緝熙敬止是聖學之極功，恭已

篤恭是致治之極功。脩己以敬，則徹上徹下之道也。又曰：恭己以正，南面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皆以敬之功用言。恭己篤恭，是臨民氣象。恭而安，是一身氣象。恭敬之心，是本心著見者。餘則因其著見而充積之者。或問諸說之外，胡氏形容脩己以敬之義，亦為得之。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之。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歟。欲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六圭，如捧盤水，如雷霆之在上也。如淵谷之在下也。如師保之在前也。如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也。○語錄問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曰：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問脩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己，看一家人不安。○因問上下於恭敬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是獨脩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見。○體信達

順，即是主忠行恕。○問如何程子說到祀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撥精神，莫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蒙引脩己以安人，脩己內有箇敬。○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但求之近，則遠者不外是矣。○程子註要詳細看，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兩句一意，可以相發明，故兼舉之。○體信達順，都在敬字內。兼體用言，中庸致中和，只是一箇敬能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此自然之理。○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是字，此字皆指體信達順體信達順，卽敬也。○存疑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於萌動，皆此敬也。合內外者，自一心以至於

萬事皆此敬也。徹上下者，自一身之脩，以至於百姓之安，皆此敬也。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就是脩己以敬。道理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就是致中和。道理致中和，則見之政事以治人者，皆得其道。而人皆被其澤矣。故能安人安百姓。蒙引曰：人惟能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事皆不當。此脩己以敬，所以有安人安百姓之理。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

之沐柳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踴踞也。

饒氏曰：踴踞，鴟鳥好踴，故謂之。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

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

是賊而已矣。脛，按韻書形定反。集註云其定反音小異。足骨也。孔子既

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踞然。朱

曰：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邪？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鄭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新安陳氏曰：幼壯孝弟者，蓋好禮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敬其為壽。幼壯無稱，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為賊。壤

良可
戒哉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去聲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

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

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孔

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

翼註曰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也只據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又曰通章以禮字為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

習禮習禮內有抑其虛僞反其德性意不徒以儀文為重

循隨行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平聲之

役觀長上聲少去聲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

非寵而異之也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

之心鳥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勉齋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為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慶源輔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亟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以敏行為先而又以躐等為戒○雲峯胡氏曰原壤老而為賊是從幼不遜弟來今童子得以馴揉其氣而閑習於禮則庶可以免於原壤之弊也歟

Blank header area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p>以至於此則樂之樂也</p>	<p>樂之樂也</p>	<p>樂之樂也</p>	<p>樂之樂也</p>	<p>樂之樂也</p>	<p>樂之樂也</p>	<p>樂之樂也</p>	<p>樂之樂也</p>	<p>樂之樂也</p>	<p>樂之樂也</p>
------------------	-------------	-------------	-------------	-------------	-------------	-------------	-------------	-------------	-------------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